

沉石
著

中国侦察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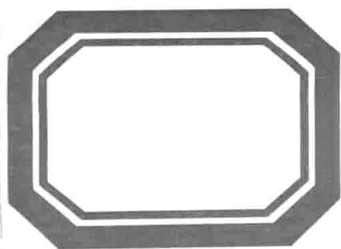
1947 ~ 1949 大转折亲历记

鏖战鲁西南 挺进大别山

一支侦察连，骁勇善战，深入敌军心脏，斗智斗勇
一名侦察兵，乔装打扮，孤身虎口拔牙，险象环生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沉石 著

中國偵察兵

1947 ~ 1949 大转折亲历记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侦察兵 / 沉石著. — 北京 : 西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51-0463-8

I. ①中… II. ①沉…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8595 号

中国侦察兵

著 者 沉 石
责任编辑 李 涛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 (东区) 14号楼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57280420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463-8
定 价 39.80元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父辈及父辈牺牲和活着的战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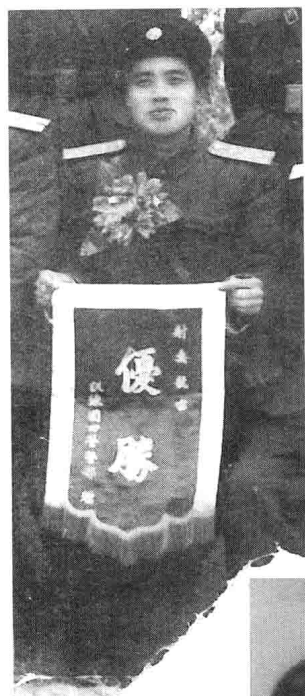


①

②

①挺进大别山，夜渡沙河

②部队渡河突围（王中元/摄）



①

②

③

①神枪手王耀德

②解放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王耀德

③离休后的王耀德在北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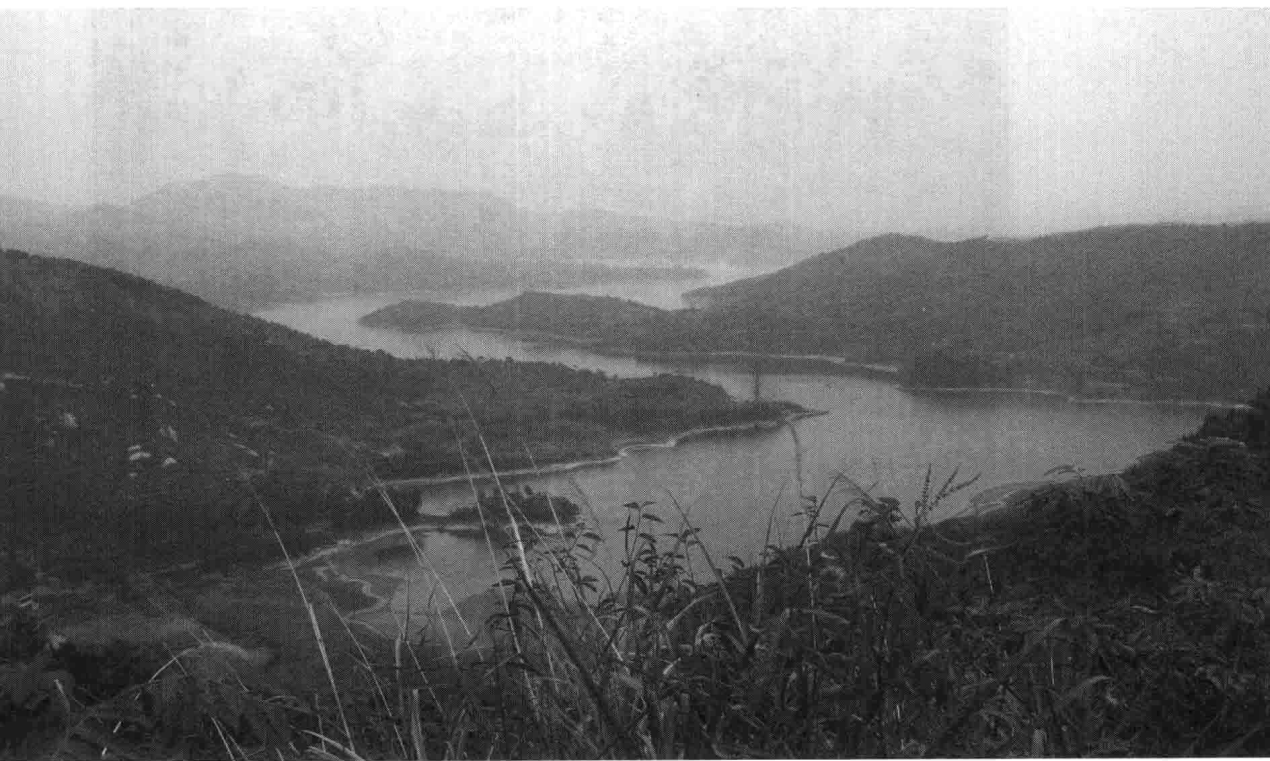


①

②

①刘伯承、邓小平率部挺进大别山（裴植/摄）

②蒋介石调动三十三个旅要轰炸汝河，刘伯承率部巧妙通过汝河



南北山远眺

遗留在大别山的故事

——忆父亲王耀德

(代序)

王建军

父亲去世多年了，但他那间屋子没人再去惊动，很多他用过的东西和资料依然与原来一样摆放着，虽说时常有灰尘，但母亲和我也很少进去，总觉得父亲没有离开，还在那间屋子里，还有他苍老略有微弯的身影。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快到了，我想为父亲整理那个年代遗留的故事和资料。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是湖北的夏天，父亲总是穿着白色带洞眼的汗衫，吃完饭，高兴了，常把三个孩子拉到身边，挥着那把用布包裹的芭蕉扇，带着一口浓厚的山东茌平乡音，给我们讲当年他和小日本拼刺刀的故事，讲他在大别山侦察连的故事，让我记忆很深。

父亲名叫王耀德，家在山东茌平县博平徐官屯一个平原农村。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下有三个妹妹，家境十分贫困，家里祖祖辈辈面朝那片老碱地，只能靠一些玉米棒子充饥。那些年，日军侵占了中国，大批军队在华北地区烧杀掠夺，十六岁的父亲就在心里埋下了怒火，他在村里天天磨刀练武，挥棒练枪，总想走出村子。有一天，他听说邻村有招兵的，还发白馒头管吃，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出八里路，写上自己的名字王耀德，拿起白馒头吃了个饱，还没来得及换衣服，也不知道是什么队伍，就知道去打鬼子，拿起枪就在博平镇口不远处的冰河上与日军打上了，这一打就是一夜。天亮时，日本鬼子死了一片，剩下的鬼子跑了，老百姓都在冰河和镇口忙着打扫战场。这一仗打掉了日军一个中队和一个小队，当地老百姓都很解气。

这消息传到了徐官屯，爷爷和奶奶这才知道，小儿子头一天偷偷参加了队伍，在冰河上和鬼子打上了，村里去的人说见到了他，有的说他死在冰河上。爷爷眼睛不好，急得忙招呼两个儿子和他母亲卸下家里的门板，跑到十多里外的冰

河战场，寻找亲人的尸体。村里有的人找到尸体都抬回家了，可是，家里人怎么也找不到父亲的尸体，最后只好抬着门板回家了。爷爷王春友在村里是个好强的硬汉，他睁着一双半明的眼睛，在地里为儿子埋了个空坟。白天，爷爷不敢哭，到了夜里偷偷哭，最后哭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其实，护城河打鬼子那一仗，父亲在鬼子小钢炮爆炸冲击下掉进冰洞，他爬起来后连续击毙鬼子钢炮手。天不亮，父亲就随部队迅速撤离转入了太行山区。后来，父亲才知道，他跟随的队伍是抗日的八路军。他到了刘伯承的身边，转战挺进大别山。

父亲打仗很机灵，而且枪法极准，一直用他那支老式的三八大盖枪，尤其是枪口配带的刺刀，他最钟爱。那把刺刀，杀过不少日本鬼子。父亲说，好几次打着仗，鬼子上来就统一拼刺刀，八路军开始吃过亏，好在父亲练过几招，鬼子拼刺刀凶猛，但过于简单，父亲总是在躲闪中寻找战机杀死鬼子。有一回，两个鬼子朝父亲刺过来，他左闪右躲被一个鬼子刺破了腰部，强忍着伤痛左右开弓杀了两个鬼子。我曾看过父亲身上那块伤疤，永远留在他的身上，好像是奖赏他杀敌的纪念。

说到纪念，父亲一辈子都保存着十颗三八大盖的子弹，而且都深藏在樟木箱的底下，还有那些各式的勋章，如抗日勋章、解放勋章，等等。湖北常有梅雨季节，我记得，每次出太阳时，母亲都把箱子搬出去晒晒，那十颗子弹和1955年授衔的老军装，伴着各类勋章都翻了出来。我总爱和伙伴们一起摆弄，把肩章也摆在自己的肩上。说真的，那个年代，我们爱听打仗的故事。可是，父亲讲得很少，但我从父亲的老战友那里，知道了太多关于大别山侦察连的传奇。

1997年，邓小平去世，父亲几天都陷入沉闷之中，那些天说话很少。父亲住在解放军报社大院，除了有规律活动，都准时回家，该吃饭时，不见他的身影，院子里也找不到他。他回忆了很多大别山的往事。父亲在大别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他的侦察传奇很多。

父亲当过警卫员，当过尖刀连的战士，枪法准，打仗动脑子，他从普通战士到排长、连长，一直在最艰苦的战斗中成长，曾多次执行重大侦察任务，九死一生，在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我知道，在战争年代生存下来的战友感情深厚，说来也怪，父亲的战友多年不走动，1997年底，一时间多位老战友谁也没有约，在一两天之内不约而同地来看我父亲，谁都握着父亲的手有讲不完的话，有带泪的回忆。

特别是周力才老人讲的与父亲和战友的事，我听得 very 仔细……

那两天，我从父亲很多战友那里，知道了一个传奇而勇敢的作战故事，还有

一些与国家和军队重大历史相关的事。作为儿子，本来想抽空陪父亲去大别山看看，也许是父亲的宿命，一个不起眼的感冒，1997年底父亲走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戴着那顶旧军帽，也从没提起过头部受伤的事，我只知道，父亲的头部留下了大片疤痕，甚至不长头发，但父亲依然平静淡然。在父亲身上究竟留下了多少伤痕，他腰部、头上，还有腿上，真的数不清，我为父亲在战争年代留下的那些痕迹而敬畏和感动。新中国刚成立，父亲完全可以留下治伤养病，可他和他所在的十五军出征朝鲜，他的足迹踏遍了朝鲜的战壕。回国后，作为一名老军人，父亲又跟随十五军的一部分，积极参与到祖国的建设，在湖北以黄石为中心的阳新、黄梅、麻城、黄冈等多地修建水库。父亲总是默默无闻地穿越湖北大地，可以听懂多个县的方言，他一辈子说着永远不变的山东口音，他就是像山一样厚重的父亲。

父亲从山东茌平县博平徐官屯当兵出来，他对家乡有着深深的感情。父亲对我说过：“我打仗第一天，家里以为我死了，埋了一个空坟，有一天，我真的死在异乡，把我埋在家乡那座空坟里，和我父母陪葬一起。”

1997年年底那场大雪之后，我坐火车把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山东老家，在父亲熟悉的那片故土，把父亲的骨灰深深埋在了爷爷奶奶的坟边。我跪下，默默地为父亲祈祷，祈祷他安息！

沉石写侦察兵的故事，虽说写的是父亲在大别山的一些事，但是，他把无数个与父亲相关的战友，把许多相似的故事和人，都集中在了父亲的身上。我知道，神奇的侦察连不是一个人，是战斗在大别山的一个群体，她属于那个岁月，属于那个历史。

目 录

引子（一） /1

引子（二） /2

第一章 大别山埋藏的密电 /4

第二章 刘伯承指挥所遭遇追击 /16

第三章 一座神秘的江汉古镇 /26

第四章 巧入飞机场跑道 /35

第五章 毫密绝密电台出现了 /46

第六章 罗湖岛开出重炮车队 /52

第七章 立即向 01 号发报 /61

第八章 化装进城侦察巧脱险 /69

第九章 施计抓捕敌作战参谋 /79

第十章 一封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 /89

第十一章 发生在娘子村的悲剧 /98

第十二章 冒险营救战友 /107

第十三章 劫持空军卡车进入机场 /117

第十四章 黄华光舍身炸机场 /129

- 第十五章 别动队队长跳崖寻命 /140
- 第十六章 总部急电，风雪大别山 /148
- 第十七章 白崇禧与黄维的深夜密谋 /157
- 第十八章 秘密侦察在武昌城 /167
- 第十九章 军需科长与唐三彩 /180
- 第二十章 寒夜，江边小船逃险 /189
- 第二十一章 将计就计巧夺军需物资 /197
- 第二十二章 费家湾的挽歌 /207
- 第二十三章 敌第二别动队队长双腿中弹跪在地上 /215
- 第二十四章 地下交通员关注密电 /222
- 第二十五章 陆军总医院特殊病房的秘密 /231
- 第二十六章 凤凰岭大坝告急 /241
- 第二十七章 大别山里遭遇猛虎袭击 /250
- 第二十八章 老班长救战友血洒凤凰岭 /259
- 第二十九章 黄维说，想见见共军侦察连连长 /270
- 尾 声 /282
- 遗梦大别山（代后记） /284

引子（一）

天蒙蒙亮。保密局的大楼依然亮着灯。他们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在寻找一份重要的军事历史资料，这份资料就是从延安发往大别山的两封重要的机密军事电报。

负责此查找工作的刘青已经有两个月没好好休息了，他们组织专家学者在编写整理刘邓挺进大别山和中原突围这段历史时，发现了有丢失的军事电报和一些断层的机要文件，于是，才潜心在部队以及相关省档案馆和保密室查找这些丢失的资料，却没有发现有任何资料文件。刘青在保密局工作多年，是个办事非常严谨的人，他带着一组富有经验的档案专家查遍了各个保密档案库，从丢失文件的时间推算，1947年11月至12月，正是刘邓率部突围的艰难时期。有军事档案专家说，在大突围的那个时期，敌人于1947年11月27日开始调动了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三个旅的兵力在大别山多处进行封锁围剿，刘邓下令放弃了坛坛罐罐，炸毁了重炮，丢掉了后勤物资的包袱，部队分散轻装突围才获得了一线生的希望。这些丢失的文件是否已烧毁？也有人提出另一种推测，是否有人埋藏了起来？

刘青带人深入走访少数还活着的二野部分老人，这些人大多是基层连队的战士，根本接触不到这类机密文件和电报。一些接触接收电台和机要文件的老兵都已去世，根本无法追寻了……

又是一个黎明，刘青关掉彻夜通亮的电灯，轻轻推开窗子，一抹淡红的朝霞点缀在东方天际，显得那样平静而美丽。刘青走出阳台，朝着西南方眺望，他仿佛有一种感觉，在曦光中，大别山里一定还留存着鲜为人知的秘密，一定还有档案之外的故事，一定还有一位神秘的藏宝之人……

引子（二）

天色灰蒙蒙，像凝结着一层层的冷空气。雪没有下的意思，笼罩在鄂豫皖的交界处。王耀德老人胡子花白，几天都没有心思去刮，显得有些沧桑和无奈。他住在湖北黄石临江靠山坡的老干部楼区，这里正是大别山纵深的中心地带，也正是老人离休后选择在此居住的一个原因。王耀德虽说在湖北几十年，特别是还在1947年7月从太行山直插大别山，靠一双脚踏遍了盘踞在鄂豫皖的大别山，却依然说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

他出生在山东茌平县博平镇徐官屯的农民家里，其父是种地的老实人，偶尔做点小买卖，下有三儿三女，王耀德便是最小的儿子。他十六岁当兵离开家，与日军拼杀在晋察冀大地上，身上弹痕累累；后来在解放全中国的决战时期，他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那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故事……

凝重的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银白之间把天与地紧紧相连，似乎要传达着一种什么。王耀德久久地站在一处山坡上，思绪万千，他望去的方向正是江的对岸，大别山转战之地蕲春。雪花飘洒，沾染在他花白的胡须上，与其融为一体，然后由他的体温融化，变成一滴滴水珠。这飘动的雪花，使他心中沉淀多年的往事如触动的琴弦般震颤起来……

在大别山黄冈村的山坡上，有他埋藏的军事秘密，那里有两处做了记号的地方，埋有牛皮文件包的资料，还有牛皮纸塑料纸包裹的军事电报。他记得很清楚，那年也是大雪纷飞，封锁了大别山，路难行，敌军用十四个整编师的王牌部队疯狂围剿在大别山山区的刘邓部队。王耀德在首长身边，监督炸毁了一些重炮，并亲手埋下了几份重要的军事文件，开始了生死大突围。

王耀德从往事中回到眼前的雪花中，身体微微在发抖，他意识到了什么，多少年来，他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魔的缠绕，他把多少个夜晚深沉的梦都寄予了大别山。就在迎面飘雪的第二天，他病倒了，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他的精神稍为好些，便提出要重返大别山，并要求大儿子王建军陪同前往。

那是一个风雪之后的早晨，白雪宛如一片历史遗留的痕迹，铺盖在大别山山脉的每个角落，在阳光的反射下，显得异常纯净和透亮。王耀德头戴着那顶发黄褪色的旧军帽，身上穿着那件军大衣，在王建军的陪同下，走进了大别山……

第一章 大别山埋藏的密电

—

脚印，一串串不规则地印在进山的路上。雪后的山道很快泥泞地往外浸出水，渐渐地在黄土上凝结成冰凌。王耀德和他的儿子走在上面，踩出“吱吱”的响声，那响声像行军的鼓点，敲打着这位老兵的心。

大别山山脉不算高，纵横交错，弯弯曲曲，盘踞在鄂豫皖三省最复杂的地域，形成了尖刀似的“山”型地貌。冬雪铺盖在山林丛里，给人一种肃静的壮美之感。这时，军分区政委带着黄冈村当年的老村长陈新民迎了过来。王耀德眼睛一亮，竟然认出了八十七岁的陈新民，便拥抱着他，带着一丝伤感和兴奋的情绪喃喃道：“整整五十五年了，我们都老啦！”

“你还是那个样，这身老军装，我熟悉！太熟悉了！”陈新民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薯递给王耀德，说，“老连长，尝尝这个，你当年吃的可是红薯根呀！”

王耀德拿着红薯看了看，试着想咬一口，却又遗憾地笑道：“老了，咬不动了。我记得1947年的初冬，大别山那场雪来得很早，我在司令部警卫部队，为了寻找安全线路突围，上级临时任命我为侦察连连长，仅带领八十六人，分两个排沿敌人占领地进行侦察。当时，部队都吃不饱，大别山的乡亲们也遭荒，用野菜和红薯根当饭。陈新民一家本来人就多，还把自家的红薯根送给我们吃，还真是帮了大忙呀！”

军分区政委听着，有些感触，他拉着王建军的手，小声说：“你爸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听说，当初是你爸获得的很多侦察情报，避免了部队被敌军围堵的危险？”

王建军颇有几分感慨，说：“父亲一直在刘邓身边，知道的事不少，可我没有听父亲说过，是过于保密，还是别的原因？我不知道。”